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九

蕉軒隨錄卷九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古文不宜減字換字

家望溪侍郎嘗以所撰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就正於李穆堂先生先生書其後云篇首三句家於桐及副憲公遷金陵似俱未穩散體文自明嘉靖以後僞體盛行謬爲減字換字法以示新異而文理實未可通相沿至今賢者不免桐城止言桐則嘉興有桐鄉嚴州有桐廬南陽有桐栢四川有桐梓後之讀是文者爲知其非桐

鄉桐廬桐柏桐梓耶此減字法必不可用也副使道易以副憲則世俗于副都御史亦有此稱後之讀是文者烏知其非副都御史耶此換字法必不可用也又云金陵古無此地秦始置縣旋改秣陵自秦至今千六百年惟唐初曾復此名亦二年卽改不可用也按今望溪文集刊本已改爲苞先世家桐城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云云　愚意秣陵二字仍不若改稱江甯爲得耳

讓探花

明李璣原中一甲三名進士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一我 朝雍正癸丑殿試十卷進呈上閱第五卷字畫端楷策語懇摯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若靄上遣人往諭廷玉再三懇辭遂改若靄二甲一名而原擬二甲一名沈文鎬改探花古今事竟有相同者

宇宙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夫人而知之矣子華子曰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麀聚而麕居其知徐徐其樂于

于夫是之謂宇有無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僉息以相薄也𢇛洪蘆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宙宇者情相接也宙者理相通也此說特許

胞衣紫色黃色

齊射陽王敬則生時胞衣色紫明晉江蔡黃裳生時胞衣色黃敬則歷官三公黃裳僅以教職止然一爲叛臣一爲名儒相去遠矣

若虛

王弇州贈孫一謙詩云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赭衣能作數行啼一謙温府人萬歷戊子己丑間爲南都司獄有名按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見王商傳

受有億兆夷人

予讀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於夷字不能無疑傳訓夷爲平人凡人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杜預注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能同

德終敗亡孔穎達駁之曰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卽會無華夏人矣按左氏成公二年傳曰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林氏注引書云受有億兆商人然則夷人必商人之誤矣

逃雨

黃忠端文集有逃雨道人舟中記案淮南子齊俗訓云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忠端值板蕩之會以此自名亦可哀也

崔清獻詩

崔清獻公與之峽山飛來寺詩云萬里星槎海上旋名山今喜得攀緣猿揮孫恪千年淚月照維摩半夜禪磴長荒苔人迹少厓攢古樹鵲巢懸江流上溯曹溪水時送鐘聲到洞前按清獻字正子廣州增城人宋理宗朝累除廣東安撫使拜參知政事右丞相致仕卒封南海郡開國公著有菊坡集近南海伍崇曜刊清獻詩文五卷獨遺此詩

學道可怪

康熙間浙江學道程汝璞每於按臨考試私帶姬妾或以七相公乳母爲名或以閣文相公爲名用轎檯入試館嘉興府等處有十可怪之謡如一可怪增廩入學一齊賣二可怪嚇詐敎官罵奴輩三可怪到處出巡帶奶奶等語見魏環溪尚書奏疏

蒙齋筆談

宋湘山鄭景望著蒙齋筆談上下兩卷曾收入稗海中學海類編僅錄其九則刻之誤以景望作景璧按筆談敘杜杞治廣西賊歐希範事以歐與其黨蒙幹來降云

云歐陽文忠集杜杞墓誌則書爲蒙毘也謹案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載此書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删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景望名伯熊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文肅見陳傅良止齋集中厲鶚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疏舛也

酒胡子

唐盧注酒胡子詩云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臲卼不自定四座清賓注意看可亦不在心否亦不在面狗客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

䊇糤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鎸匠意若多端翠帽珠衫巧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眼空令酒胡名酒胡按墨莊漫錄飲席刻木爲人而銳其下置之盤中左右欹側傲然如舞狀力盡乃倒視其傳籌所至酬之以盃謂之勸酒胡

嫁樹

元日五更以火把照樹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斑駁敲打樹身則結實必多名曰嫁樹齊民要術云是嫁棗

見家塾事親李冠卿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花多而不實一媒姥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忽携酒一樽來云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春果結子無數見文昌雜錄茄子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于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俗謂之嫁茄子見酉陽襍俎

宇文護母閻氏家書

明張天如溥輯漢魏六朝詩文多至一百三家本張燮七十二家集而補綴以梅氏文紀馮氏詩紀可謂勤矣

特嫌其於正史中及各家說部中所載零篇斷簡未能
廣裒博采如後周宇文護母閻氏遺護一書讀之令人
增慈孝之感實古今有數文字不徒賞其情詞愴惻也
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
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
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
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没分離吾凡生汝輩
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
皇齊恩卹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

等同居以故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但爲微有耳疾大語
方聞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
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慆汝與吾别時年尚幼
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鎭生汝兄弟大者屬
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闔家大小先
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
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
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
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

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於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洛等四人湛欲加害吾共汝叔母等鬪之各

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毋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
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
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
成纈通身袍黃綾裹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
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寄汝
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
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許相見一聞此言死猶
不朽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
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按周書護母閻姬與皇四姑并沒入齊被幽縶護求弗得及護作相周齊議和

因并許歸已復先歸皇姑而仍留其母故閻作書遺之
或曰齊令人爲閻作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
能仰視云嗚呼庾信王褒之外復有此巨手宇文氏亦
有人哉

隱

左傳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
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
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杜預

注隱短牆也按諸經無以隱爲牆者宣子出豹而閉其門督戎見豹出門從之拒戰豹踰牆隱蔽以待督戎踰入遂自後擊殺當以踰句隱而待之句語氣便合宣子出豹而閉之不言閉門則斐豹踰亦不必言踰牆自然知踰牆待於隱處也古人文章減字法大都如此或曰何所憑而斷隱非牆也曰襄二十四年吳子伐楚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何不曰待於隱而射之耶

金史

金史修於元順帝至正三年丞相托克托原作脫脫等分撰

仍據劉祁元好問原本稍為增益體裁頗稱嚴簡惟稽諸遼宋元諸史其中尚有異同乾隆丁酉八月奉

上諭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卽長白山黑水卽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同又史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又後漢書三韓傳謂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壓之以石夫兒初墮地豈堪以石壓頭其說

甚悖於理國朝舊俗兒生數日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匾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為異辰韓或亦類是范蔚宗不得其故曲為之解甚矣其妄也若夫三韓命名第列辰韓馬韓弁韓而不詳其義意當時三國必有三汗各統其一史家不知汗為君長之稱遂以音同誤譯而庸鄙者甚至訛韓為族姓尤不足當一噱向曾有三韓訂謬之作惜未令人盡讀之而共喻耳若唐時所稱雞林應即今吉林之訛而新羅百濟諸國亦皆其附近之地顧昔人無能考證者致明季狂誕

之徒尋摘字句肆爲詆毀此如桀犬之吠無庸深較而舛謬之甚者則不可以不辨若夫東夷之說因地得名如孟子稱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此無可諱亦不必諱至于尊崇本朝者謂雖與大金俱在東方而非其同部則所見殊小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常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普天率土統於一尊理固如斯也譬之漢唐宋明之相代豈皆非其勝朝之臣僕乎又有云我

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尚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且彼妄信讒言潛謀戕害于是我

太祖赫然震怒以七大恨告

天興師報復薩爾滸松山杏山諸戰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彼尚安能輕侮我朝乎且漢高乃秦之亭長唐祖乃隋之列公宋爲周之近臣明爲元之百姓或攘或侵不復顧惜名義若我朝乃明之與國當

闖賊擾亂明社已移之後吳三桂迎迓王師入關爲之
報仇殺賊然後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統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
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至若我國家誕膺
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紀
以爲受
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且天女所浴之布勒瑚里
地即在長白山原不外白山黑水之境也又金世紀稱
唐時靺鞨有渤海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是金之先

即有字而本朝國書
太祖時命額爾德尼巴克什等遵製通行或金初之字
其後因式微散佚遂爾失傳至我朝復爲剏造未可知
也他如建州之沿革滿洲之始基與夫古今地名同異
並當詳加稽考勒爲一書垂示天下萬世著派大學士
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誥悉心撿覈編輯以次呈覽
候朕親加釐定用昭傳信而闢羣惑並將此通諭知之
欽此謹按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以滿洲語正金史

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職官附以軍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門著其名義詳其字音辨析精微折衷至當是書出而前代之謬訛足以湔洗一空矣

陳覇先墓

陳覇先墓在高要縣治五十里輿地紀勝及廣輿記並載之此謬妄之談也按隋書王頒傳頒爲王僧辨子僧辨爲陳武帝所殺及隋滅陳或爲頒計請發武帝丘壟諸人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剖棺見武帝鬚并不落其

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據此覊先墓在
隋初已遭毀掘何得于嶺外更有墓耶
大淸一統志削而不書有以哉

和肩字韻

卓文端公秉恬眞除揆席賦紀
恩詩一時和者屬集惟肩字韻皆押及肩仔肩作尋常
套語無出色者余母舅陳小坪先生有句云此時飮馬
長城窟也和新詩一聳肩時先生正官代州刺史也公
歎爲絕調余官中書公猶在相位胥謁時嘗爲余述之

孫稼生書

同治丁卯冬以洋人換約期近選可以使外國者得

旨遣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穀爲辦理中外

交涉事務大臣加二品冠服前往各國宣布德意所以

示聯絡而兼可觀采風謠也濬師時充總理各國事務

衙門領班章京一切章程體制與夏奉常家鎬毛戶曹

鴻圖手自核定呈堂分別奏咨而行原以一年爲期乃

因事耽延志孫兩君遲至庚午冬始回京復

命辛未之春濬師在嶺西得孫君書悉其安穩歸舟爲

之喜而不寐茲錄其來書云家穀頓首致書子嚴姨弟妹丈同年足下僕自戊辰二月初旬行抵滬瀆由大東洋放椗茫茫前途水天一色洋船四十餘丈入滄海中僅一粟耳漂流兩月有餘任其所之始抵美里堅合衆國京都國無君長公議立一統領四年一更擇賢而立覲遞國書後遨遊山水伊邦風土略見一斑秋後渡西洋抵英吉黎島國見其女君禮節不過進退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談無拜跪之文贊以美詞循舊典也住英三月西行赴法蘭西巴里都邑法人喜誇詐急功利市

壓繁富甲於歐洲其君又專以詐偽交鄰國愚黔首而見中華使臣未嘗越禮焉同事有一美國人蒲姓名安臣充我國領事使臣歆羨法邦繁華一住半年致我等羈留阻滯而一年之奏限逾矣直至己巳冬初始克成行由法之瑞瑞小國也處北海之濱由瑞之丹丹與瑞隣由丹之荷蘭荷蘭舊國也與中國通商最早近亦日削矣由荷之布布路斯昔爲日耳曼一咽今則併吞而並盟會居然富强與英法並峙而三猶襲日耳曼餘風彼都人士競談禮貌其君善待遠人自謂與中華人相

處甚厚惜無人以孔孟之道化之耳今春第二日北行抵俄羅斯國正直天寒地凍海立冰凝行人涉冰而度國都在歐洲北鄙而疆宇直包括新疆回疆而東抵黑龍江岸南抵印度回城近日蠶食一萌英法卽從而遏之恐其縱橫無敵也而我疆我界往來於胸中臥榻之旁豈能容此酣睡乎杞人之憂未免耿耿俄寄一畢時維三月順道比利時小住十餘日仍回法都正直天津釁起彼族視我等爲魚肉我以靜鎭處之彼亦無如之何五六兩月先赴義大利繼赴大呂宋兩國向來著名

今成新造呂宋亢當大亂之後新政一切草創人物無足取而地方名勝詳於前人記載中向屬不誣七月初又回法都復值布與法鬭危邦不可久居亟覓歸槎於八月初旬東駛由地中海入紅海由紅海入印度海由印度海入大南海經印度暹羅緬甸越安諸海口一水直抵廣東之香港由香港換船循粵洋閩洋而抵滬瀆陸居十日又掛征帆而駛至津門連遭風波之險舟不沒者僅一篙耳仰伏
聖天子洪福

百靈効順俾家穀等暨隨從員役全數生還無不額叩
上蒼歡欣鼓舞十月念六重謁都門雉堞巍巍街衢擾
攘風景猶昔如醉初醒因憶三年艱難困苦無不備嘗
雖身體尚可支持而內傷已深一發卽不可遏所幸老
母康強眷屬均適悲喜交集樂事方殷僕雖病在膏肓
何敢稍露病容致老母又添一層心事上月初七日具
摺請
安仰蒙
召見

溫語褒嘉

勞使臣所以柔遠人也僕撫躬循省才識疎迂在外三年惟知謹愼周遊十有一國往返十餘萬程奉

命而往抱節而歸未敢隕越上貽

君父之羞博望遭際爲古今第一禍人僕何人斯不敢設想而蘇子卿苦節十九年位亦不過典屬國公道自在人心惟聽其自然庶可無毀無譽耳日來奔走熱塵朝飲暮醉朔風驟寒病體承受不起而舊病觸類而長頭眩心悸氣逆痰阻左臂麻木兩肋凝痛百種纏綿二

豎愈虐臥牀旬日飲食莫進卻喜疾終牖下勝於留滯異域幸而天憐苦人得遇扁鵲飲以上池漸有生機而疲弱不堪幾成廢物延遲至今不能以近況上聞者非敢緩也西洋風土惟瀛寰誌略一書尚堪盡信但未詳耳僕於公牘之外私有記載意欲別立體裁不落近人日記習套擬明春請假數月整理成帙再行寄呈雅政縷此奉達不盡區區庚午臘月中浣家穀頓首

抱老壽石榮遁室

魏御史中尉王顯奏言風聞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

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醜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卽攝鞫問皆與風聞無差犯禮傷化老壽等卽主謹案石榮籍貫兵伍地隔宦流處世無入朝之期在生絕冠冕之望遭時之運逢非次之擢以犬馬延慈辯履恩念自微至貴位階方岳不能懷恩感德上酬天施廼舀彰遐邇穢京墟老壽種類無聞氏姓莫紀丐乞形餘之家覆養閹人之室蒙國殊澤預班爵序正宜治家假內_疑敘誠閨庭方恣其淫姦換妻易妾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老壽

同儌笱之在梁若其原疑之無別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理罪鴻臚削爵詔可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爲祁盈家臣所殺抱石之罪等於勝臧得追誅幸矣惜乎祁盈之不能如王顯也

請安

儀禮鄉射禮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注傳主人之命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

安杜注獻獻爵也禮君不敵臣晏大夫使宰爲主獻賓今齊侯此獻比公於大夫也請安齊侯自安不在坐也此請安二字之始

詠端硯詩不考

作詩好堆典故講考據固不可與言詩然不審事物之原落筆便有舛誤端硯以水阬爲上而水阬分上中下三層又以第三層水歸洞爲上一石而能備青花蕉白氷紋魚腦諸美非水歸洞斷無此品蓋水歸洞極水巖之盡處與海相通得天地絪緼之氣凝結溫軟端人精

辨硯材者於三層中尙微分上下兩層往往得數寸之材卽珍如珙璧管緘若世銘詠響泉硯詩云本出端溪最上阬蒼烟軟玉韜光精非知硯者矣

司經局正字

中書舍人例有一人兼司經局正字乾隆中議裁見趙損之文哲詩註

三朝要典

沈歸愚先生詠三朝要典詩云熹廟御極頹乾綱疎遠保傅親貂璫茄花委鬼互糾結熏天勢燄何披猖守原

之問史貶斥況令姊寺紊朝常顧命老臣半誅戮朝衣血裹投圜牆清流白馬禍更慘一綱盡矣空巖廊顛倒是非省職史手翻三案詞倂張詞云梃擊陷國戚追論可灼誣先皇移宮曦鸞肆迫脅康妃八妹奔君黃更云筆削繼孔聖大書特書明王章示爲人臣不忠戒冠以御製文煌煌纂輿秉筆亂忠佞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霾閉日月無精光同文館獄書黨籍元祐君子遭摧戕二蔡二惇忝兒戲竟使二帝幽窮荒此書千古同繆戾力鉏忠耿扶姦璫從來事往有定論青緗白璧終顯彰刑餘死骨

斷身後正士祀典修丞嘗所惜國本既剝喪再傳宗社旋淪亡小人勿用著聖訓承家開國須周防按明季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夏允彝幸存錄持論最爲平允余官京師嘗於廠肆中購得要典一書大致以梃擊歸罪於王之寀紅丸歸罪於孫愼行移宮歸罪於楊漣左光斗等要結內侍王安其書遵嘉靖時明倫大典例以年繫月以月繫日梃擊始萬歷乙卯五月紅丸始泰昌庚申八月移宮始庚申九月迄天啟丙寅每一奏疏議揭後加史臣論斷總裁爲顧秉謙黃立極馮銓副總裁爲施

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會楚卿纂修爲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若謄錄爲喬煒李桐張𢧐徵收掌爲張承爵姜雲龍首列熹宗御製序文云朕惟自古帝王莫不有徽猷鉅訓以廸衆庶而信來茲矧綱常萬古爲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共其道光明無纖芥可疑之隱其事平實無非常可喜之功其行之爲一時賞罰定之爲萬世是非則確然直截無依違可借之影響循此則忠良悖此則姦賊獨奈何使姦賊得竊忠良之號哉誠折紛而定論當據事以直書

亦覲揚陟降之善物也本朝家法炳如日星仰惟我皇
祖神宗顯皇帝建元良以繫海寓之心眞慈夙注我皇
考光宗貞皇帝體先志而舒雲雨之澤純孝丕彰迨龍
馭之上賓肆冲人其纘緒名正言順猜忖曷庸不意羣
姦巧于構疑也疑梃擊則託護東宮者進矣疑紅丸則
援不嘗藥者進矣疑移宮則造爲垂簾者進矣總三案
之姦凶皆一堂之衣缽將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
躬亦幾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論時闢業已區分陟
斥猶慮遐方耳目緣簧鼓而漸致淪胥夾襯汗青襍狐

疑而罔知斷案又以事歷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諭俾
史臣倣明倫大典故事將前後明旨章奏編緝成書其
總裁副總裁及纂修等官俱朕愼簡自玆歲丙寅春
正月開館纂修迄今編成爰定其名爲三朝要典以其
事爲三朝慈孝作也斯編行且頒天下矣朕復自序其
首曰嗟乎小人之禍人國甚哉指宮闈爲攘功之地則
翼戴莫出其先誣君父以不美之名則定策肯居于後
且事極常而故張之踪本杳而故文之或十餘年或五
六年幾成蜩螗沸羹之世宙藉非皇祖皇考默牖朕衷

則眞是眞非其何結局之有當我世宗肅皇帝時慮統
嗣混而不得尊其親故其書主於定大統在朕今日慮
貞邪淆而將不免于誣其親故是書主於剖大疑令天
下萬世睹是書而悟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即有風癲
立付市曹於國本無恙也其無容疑者一鼎湖之悼實
慕緣孝篤疾以慕深孰得以一月天子掩其爲千秋聖
人哉其無容疑者二煢疚集蓼此何時也遺言未往封
號在心宮自當移甯俟遏而後移其無容疑者三雖朕
中興之業不敢望與世宗媲美或庶幾可免於戾乎然

朕覽斯編愈惕然于陰陽消長之際也方三案之鳴也其時邪與正互犄今心術各揭於靑編斷案亦章於白日詎非陽長陰消之一會第邪雖芟而能保無伏莽正雖顯而能保無遺珠萬一倚伏貞勝之幾稍不審而至於誤用將奚以爲先德光繼自今尙賴爾諸臣勷乃志以佐澄淸竭股肱而襄祇適庶在天之靈於茲降格而斯編亦不徒託諸空言矣是爲序天啓六年六月十九日卷末則顧黃馮三序而馮序中有云不特可以繼春秋之絕筆而併可以繹孝經之微言何者春秋刑書也

其德爲夫其道爲權故讀之而亂臣賊子懼孝經生理也其德爲葬其道爲恆故讀之而忠臣孝子感尤爲喪心病狂嗚呼門戸分而宵小遂得乘隙以肆其毒盈庭聚訟十餘年不休口舌未乾社稷亦已邱墟矣可勝道哉

官常

彭春洲明經泰來有絕句四首云靈修山是小蓬萊天上將軍避寇來戰艦如雲無用處龍舟聽令奪標回千尺風鳶上碧虛放鳶軍賞頂車渠可憐前日蒼黄際不

送閩城一紙書珠江片月出雲西多少人家掩面啼玉帳寶刀生䓁氣素娥流照餅師妻史書災異不無端物禍人妖一側看匠奈市兒工狡獪沿街大戴進賢冠按道光辛丑粤東海氛不靖夷兵退後靖逆將軍住雨帽街鄧家祠參贊大臣住觀音山蓬萊仙館日以龍舟紙鳶爲樂無耻者至有以美女媚之第四首則專刺名器之濫是時羊頭爛內羊胃騎都六品功牌一紙售洋錢六圓明經此作實詩史也然猶曰一時變異耳粤西逆寇之興竊天下兵力竭天下財賦仰賴

廟謨廣運將帥成功十餘年間得以底定東南雖西北一隅尚煩

天討而賊勢窮蹙不難指日蕩平惟官途流品混雜蘭艾同升以余耳聞目睹者如由一布衣費百餘金報捐縣丞薦牘一次則知縣藍翎矣二次則同知直隸州花翎矣三次則知府矣四次則監司且加至兩司銜頂矣不特此也地方官自方面至丞簿或因詿誤或經甄別或犯六法之重輒以軍營爲開復地彈章朝挂軍營夕投此方劾以貪婪彼旋奬以清直

聖明在上萬不敢稍涉欺矇第一八之身或毀或譽一
官之授或升或降加之捐輸費減無人不官即以現在
一省論之佐雜得優差優缺一二年者便捐升丞倅矣
州縣得優差優缺一二年者便捐升道府矣及時自効
豈乏賢能但銓政既鮮添注之法長官亦無位置之方
設鑽刺夤緣者蝨其間吏治安得不壞風氣安得不偷
耶近日參劾章疏中屢有不准投効各路軍營之請封
疆大吏力挽頹波似乎可以稍息至餉糈仍亟捐例難
停愚謂去其泰甚莫若立止捐納道府一條查一歲之

中各省分發道府者多不過三五員以三五員約計之即一歲十八省中多亦不過六七十員此六七十員或半捐半保或籤掣指留倘不能平地樓臺全傾囊橐現在捐數較從前十分之一二即以一員五千金計之統計六七十員每年亦僅收三十餘萬金江浙為財賦重區河之南北山之左右以及川湖閩廣民力漸紓釐金未撤此數省中每年但須稍為節省另籌一款足抵一年所捐道府銀數況海關鹽務頗有贏餘疆臣監司受恩優渥但能裒多益寡不必居掊克之名區區數十萬

百萬之費亦何難料理哉爲政在人苟能是豈僅去捐納道府之獘即協餉月餉京餉皆可從容挹注也或曰子之說似矣捐例勢不能盡停獨斤斤爭止道府兩途不禁延路之鄙歌而專過陽阿之高唱可歟余曰惡是何言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道觀察使也刑名錢穀分布按之權府方面也察吏安民具表率之責定例京職非膺京察截取外吏非由大計卓薦均不得與用非其人僚屬輕之紳民侮之古人譏尸位素餐矧加以簠簋不飭耶停其捐而人之視道府重視之重而丞倅牧令

必竭其心力修其政事期洊躋其位以爲榮人皆可以爲堯舜講學家空談也人皆可以爲道府吾斯之未能信矣吳黃蓋爲石城長置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吏事劉宋時淮西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嗣臨川王義欣請勅選部任得其人庶不勞而治以黃蓋之勛蹟尚謙抑未遑以劉宋之偏隅尙求材佐治赫赫

聖朝居位者可勿長思遠慮乎記乾隆三十九年吏部

奏已革廣東龍川縣知縣汪承霈捐復原官一摺奉

上諭汪承霈係汪由敦之子汪由敦爲國家得力大臣
朕每追念惋惜今汪承霈因衙役徐海詐贓斃命將白
役張五一刑求誣服所犯非但私罪且以酷被劾其情
尤重朕之惡酷吏甚於惡貪官貪官既示不叙用豈酷
吏轉可復令登進乎且汪承霈今春在盤山接駕業已
查閱原案使其尚可棄瑕錄用朕彼時即可加恩何待
彼自行捐復其案情具在酷虐顯然在外在內俱難令
其復行供職豈能以汪由敦之故廢公義而曲徇恩施
至汪承霈原擬杖流論理本不應捐贖彼時尚因念及

伊父汪由敦又以其母年老特予矜憐允從其請朕辦理已未免失之姑息此時再欲加恩亦祇可令其捐一職銜俾得頂戴榮身足矣豈可復令重列仕途貽害地方又何以懲酷暴而肅吏治乎吏部堂官前此為衍聖公孔昭煥奏請開復一案辦理即屬錯誤僅予傳旨申飭理應稍知儆惕何得復有此奏汪由敦係舒赫德業師今為汪承霈具奏顯係周旋世誼其餘眾堂官又從而隨同贍顧吏部堂官著交都察院嚴加議處至現在捐復人員幷著吏兵二部查核如有私罪即奏明扣除

勿任冒濫等因欽此嗚呼一縣令耳我
高宗準理衡情不憚反覆周詳諄諄訓戒所以整飭官
常者實非淺鮮有民責者宜何如愧悚也哉

歷代帝王廟祀

大唐前修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
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
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扞大患則祀之其漢高
祖祭法無文但以前代迄今多立秦漢故事始皇無道
所以棄之漢祖典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初例今

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所在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此杜佑通典所載也宋太祖詔修建先代帝王廟自女媧至石晉高祖共四十人是時吳蜀未平故六朝帝廟闕而不載其中

如秦始皇以李斯蒙恬配廟在長安魏武帝以鍾繇荀攸程昱配廟在相州朱梁太祖以劉鄩敬翔葛從周袁象先配廟在河南府詳揮麈前錄始皇暴虐無道之主曹操乃漢賊臣生前并無僞號稱尊至朱温則篡逆大憝不知當日議禮諸臣何以將其濫入祀典明洪武六年建歷代帝王廟於南京崇祀者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武漢高祖漢世祖隋高祖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凡十九帝已而罷周文王隋唐兩高祖之祀嘉靖九年罷南京廟祀另建歷代帝王廟於北京二十四年又

罷元世祖之祀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因明代祀典順治二年增
祀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明太祖凡五帝康熙
六十一年
聖祖諭旨凡帝王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
入廟崇祀禮臣議增祀夏商以來諸帝王一百四十三
位乾隆五十年
高宗親詣廟祀先
勅大學士九卿等更議增祀晉元帝以來二十五帝撤

丟漢之桓靈幷蒙

御製詩文垂示中外仰見獎彰旌別協公論於千秋矣

夏桂洲

夏桂洲就逮實緣嚴嵩修怨代仇鸞草奏訐夏納曾銑金交關爲利夏抵通州再疏訟冤謂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世宗已先入嵩譖竟棄市貴溪分宜蓋鄉人也夏直率嚴陰險夏爲先達援嚴自代輙以門客畜之嵩始而謹事繼而蓄怒終而傾陷雖奸邪狠毒亦夏之有以召之矣

嘗閱鈐山堂集其與桂洲酬贈唱和之什盈篇累幅如殿頭鵠立知元輔親佐唐堯致太平乃和桂翁郊壇喜晴奉天殿棒詔詩也商巖先夢說崧嶽會生申乃祝少師桂翁壽辰詩也至贈桂洲作宗伯序以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皆不足爲桂洲道撰嚴州夏、祠碑以宋歐陽觀任綿州推官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爲宋宗臣比夏鼎之生桂洲可謂推崇到極處顧執筆如此設心如彼殆小人之所以爲小人歟余嘗讀保孤記知桂洲死後妾崔氏遺腹生一子託趙金五護持中更患

難至十五歲崔氏已卒乃復歸於桂洲繼妻蘇夫人所而吳學愚春桂洲壻與夏少洲一書極言保孤始末少洲疑即桂洲從子主事克承克承先削籍爲民遺孤名先承從其序也明史謂夏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當時未見保孤記耳又記中附載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陜西澄城縣界頭嶺山吼至二十七日劈裂一牛東西移走三里南北移走五里分宜乘隙趣陶仲文以楚昭王軍中見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周太史占移禍福於楚將相之說上故夏及于難并云夏生于壬寅年丁未月丙

寅日壬辰時江西星士王玉章者於其少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公决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斤車斤者合之爲斬字是說也余蓋存而不論云

泰誓十有三年辨

閩方子向邁曰尚書泰誓曰唯十有三年春十三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王在位止四年蔡傳以爲武王之十三年夫武王安得有十三年乎武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

王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又明年八十四歲而卽位若又十有三年而後伐紂合武王九十三年計之已死四年然而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宋儒力闢其謬夫受命之說本出後人推原或未必然惟改元則於事理皆未嘗謬蓋文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失國再復後改元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疑于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正唯文王已改故武王不必復改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容屢更也觀後有天下尚不改元則改元非古人所

重明矣多方曰天唯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立五年而即伐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武合文年無疑云云此拾毛西河之唾餘也文王生于祖甲二十八祀甲寅帝乙七祀丙子嗣位年四十七歲自丙子嗣位至紂二十祀丙寅五十一年而甍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壬辰以時計之文王二十三歲與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不合紂二十祀丙寅嗣位年七十四歲次年改元至紂三十三祀恰十三年蔡傳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最爲確當自汲冢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與自馬

遲有受命之年稱王而稱王之說與皆由不推詳時歷而後人議論紛起幷將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二語一概抹却宋陳經尚書詳解錢時融堂書解與蔡沈間有異同而于稱王改元亦無一言議及歐陽公泰誓論尤為千古名論蓋宋學可議者多此則不當置喙也善乎黃東發之言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視漢唐為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為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今之嘵嘵于尚書古文今文者其亦可以廢然思

返哉

王定國筆記之妄

蔡確奸臣也嘗從吳處厚學作賦確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遂相讎怨後處厚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王定國筆隨手雜錄以為文潞公處置確過當且云潞公因司馬康不質證邢恕言確社稷臣事為不肖于確不無偏護

邢恕本爲司馬文正客紿文正子康手書取信于確會確得罪恕亦被謫陰險小人康何必爲之諱耶定國不以己意短潞公而以潞公自康不肖形潞公之短其居心尙可問哉紀文達公四庫全書總目中未嘗論及特拈出以明定國之妄按定國聞見近錄潞公與張后事亦與碧雲騢同

哄士

李義山謂花間喝道爲殺風景之一按隋書尙書令給哄士十五人左右僕射各十二人殆即今之喝道歟

麥魚

麥魚生東流縣臥虎潭一帶麥熟時出其形似麥上至石入山瀨則形漸大過此則化蜻蜓又君魚產貴池縣魚產石埭鯛魚產青陽之九華山皆水鮮之最美者

仰、

今公牘中上行下之文曰仰按隋開皇三年詔有志節高妙越等超倫仰使入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獎勸於人可見用仰字相沿已久也香祖筆記引孔平仲襍說始於北齊孝昭紀

掌膠

禪家合掌作禮曰和南又曰合十黃滔丈六金身碑文

檀信及門而郄地童髦遍城而掌膠掌膠二字較和南合十尤新古人下語之妙如是

拏公

李墨莊前輩鼎元使琉球記云嘉慶庚申閏四月十六日戊辰黎明至馮港恭請天后行像並拏公登舟祭用三跪九叩首禮命道士舉醮祭桅行一跪三叩首禮取旗祝之㗂以酒合口同言順風吉利海船以鵶班爲重每舟三人人管一桅各披紅執旗緣一繩而上疾如飛鳥不負鵶班之目拏公者閩拏口人常行賈舟臥聞神

語某日當行毒某地公謹伺之至期果見一人拋毒水中公投水收取盡食之遂卒以故面作靛色土人感其德祀之以爲拏口人故曰拏公或曰公卜姓以業拏舟得名按林薌溪硯耕緒錄拏公邵武拏口人姓卜得異人授仙術仙去明季嘗化舟子而救人者拏公碑今在省垣藩署邵武府縣志皆失載云云余曾託閩友拓拏公碑文至今尚未寄到也

劉三妹

清溪小姑祠祀漢蔣子文妹所謂蔣三妹是也廣東陽

春縣北八十里思良都銅石巖東之半峰相傳爲李唐時劉三仙女祖父墳今尙存春夏不生草劉三仙女者劉三妹也寰宇記輿地紀勝均載陽春有三妹山以三妹坐巖上得名今不知何在正可與淸溪小姑幷作文人詩料矣

不肯

不肯二字韻瀼只載隋書柳述傳及夢溪筆談二事不知先見于經傳也左傳文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

君間 又莒人不肯 見宣公四年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見太平御覽器物七百六十明張溥編李伯仁集僅註云陶器究不知係何器也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不敘戡黎事專記祖伊告王之詞蓋西伯旣專征伐德業日盛紂惡不悛必有覆亡之慮故祖伊不避忌諱沈痛道之冀紂改悔洵不愧直言敢諫之臣讀

經者念祖伊之忠貞恨受王之不晤可也乃拋却正文
但辨戡黎為武王非文王而蔡氏復謂周家初無利天
下之心又謂殷之亡初無與于周究竟為文王諱乎為
武王諱乎蘇東坡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
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
不如紂者多矣此言實為透闢觀東坡書傳中絕無一
語及周不利殷而直本史記斷西伯為文王嗚呼祖伊
之心何心哉恐而奔告所恐者誰哉北軒筆記 元陳世隆著
所論仍是爭辯西伯一面于祖伊心事似尚未明了顧

其說有洽于愚衷因附錄之考亭云西伯戡黎看來只不伐紂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誠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紂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于興亡之會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

告之詞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于文王特爲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爲回護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覘師而曰西伯何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戡黎也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

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是以文王之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昭君

王嬙字昭君齊武明后婁氏（尚歡妻）亦字昭君

楚材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語婉而勁恐嘗見吾亦當心折左氏不著語自何人穀梁以爲屈完語余觀屈完

盟于召陵其方城漢水之對亦復剛健婀娜絕無畏葸之態前此使與師言必完無疑惟楚有材信矣

族人之讎

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白虎通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鄰

諷詩愈瘧

太平御覽載道士舒道雲病瘧比年吳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頓愈三皇詩無可考惜未能與杜子美子章髑

髏之作同傳千古也

韗羅薩埵

烏場國有韗羅放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韗羅薩埵名均未詳（僧肇曰菩薩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也薩埵秦言大心衆生有大心入佛道）

鈔徑

眞誥協昌期第一云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辦也今鈔徑相示可施用也注此謂寶神經中要徑之事按今行路之捷速者曰鈔徑作事之簡截

者曰鈔徑方言俚語蓋無一字無來歷者

禹貢直解

言有不可以人廢者余讀嚴介谿集中禹貢直解五條簡潔明暢不作一穿鑿傅會語撇去漢宋諸儒固習真善於說經者嗚呼鈐山十載學業不爲不深奈之何用力於文章而不盡心於政事使天下後世目爲僉壬之首耶

附錄禹貢直解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這是史臣記禹濬川的事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弱水萬水皆能載此水獨弱而西流其性異矣禹則導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餘波入于流沙之境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汾關之山有水名黑水萬水皆清此水獨黑而南行其色異矣禹又導其經流至于三危之地入于南海之中此水之在外國者禹皆導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
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水之在北者莫大于河也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
羌中龍門山名兩岓石壁峭立河出其下奔放噴薄
如雷禹則因積石導河至于龍門自北而南至于華
陰已而自南而東至于底柱又東所經則至孟津過
洛汭以及于大伾焉自東而北又過洚水至于大陸
又北所經播爲九河同逆河以入于海焉九河爾雅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

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俱在古滄德棣州之境海水淪沒今迹不存矣

嶓冢導瀁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水之在南莫大于江漢也嶓冢山名在隴西郡氐道縣瀁水所出也源發嶓冢爲瀁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禹自嶓冢導瀁由是東流爲漢水又東流爲滄浪三澨之水則過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東滙爲彭蠡之澤東爲北江而

其流入于海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茂州文山縣江水所出也禹自岷山導江由是東流爲沱水又東至澧澤過九江至于巴陵之地由東迆邐來而北以會于滙東爲中江而其勢已趨于海矣九江即今之洞庭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西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是名九江也夫弱水黑水外國之異水也河漢江水中國之大水

也禹濬諸水各有所歸其功用先後之序如此無非行所無事爲中國之民除害也夫豈騁其私智而爲之耶

太白樓楹聯

太白樓在采石磯上迴闌傑棟高出層霄四壁有蕭尺木先生繪四大名山圖遊人登眺頗豁胸目樓中楹帖甚夥或以爲仙或以爲狂或謂到此不敢題詩千手雷同絕少佳搆更或專賦太白不切樓或但賦樓景不切太白雖吳山尊學士所作膾炙人口究亦非完璧也吾

師黃琴士先生道光丙午秋泊舟翠螺山下曾製聯云
侍金鑾謫夜郎他心中有何得失窮通但隨遇而安說
甚麼仙說甚麼狂說甚麼文章聲價上下數千年祇有
楚屈平漢曼倩晉陶淵明能彀彷彿一人胸次踞危磯俯
長江這眼前更覺天空地濶試憑欄遠望不可無詩不
可無酒不可無奇談快論流連四五日豈惟牛渚月白
紵雲靑山烟雨都收來百尺樓頭氣機雄若脫去畦町
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絜

挐薄衛臣姓挐見國策左傳僖元年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韓昌黎第四女名挐按挐挐二字經史傳注多通用女加切又音如

咨脈

明萬安劉咸栗玉著執齋集有咨脈一篇云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實寒溫燥溼死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抉其微王叔和萃爲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纖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覩之尺脈第三同斷

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土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祭於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

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於脈相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旺於南故心之脈見於左寸肝木也木旺於東故肝之脈見於左關肺金也金旺於西故肺之脈見於右寸脾土也土旺於四季中無定位寓於西南故脾之脈見於右關腎水也水旺於北故腎與命門之脈皆見於左右尺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其氣至清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田之下其

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近也水數以六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於寸肝與脾同居於關腎與命門同居於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於左肺脾命陰屬也故同居於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之别爾豈謂脈之相反男女殊絶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屬證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脈經所言是已脈經不言者

素難未常言也素難未嘗言脈訣何自而言之邪纂之者務簡而不精申之者承訛而愈失明於難素脈經者必有審於斯按鄭樵通志職官略中載唐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染許徹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答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求之名手唯是別脈然後識病病之于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郎可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

或蒐一冤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跡乎旣不可言故無著述觀劉許二家之論足徵深於醫學者必以脈理爲先世有和緩其人乎請以此說質之

鳴鑼開道

外官儀仗有鑼有紅帽黑帽喝道役皆會典所不載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鐲鉦也鉦即今之銅鑼正字通築銅爲之形如盆大者聲揚小者聲殺樂書有銅鑼自後魏宣武以後有銅鈸沙羅沙羅即鈔鑼洛陽伽藍記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

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唐百官志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兵仗詣兵部辭陛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樹大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入境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旛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蓋金聲皆用於軍旅不知何時併入衙仗中今則文武各員無不開鑼矣督撫出則十三響司道十一知府丞倅九州縣七各省皆然武職視文職之品級相當者至紅黑帽書籍不恒見濟確類書

云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伍伯戴紅帽以唱騶楊維楨銅將軍詩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殆自唐以來即有之歟若鳴騶唱騶見於史冊輿隸唱見於皮日休詩則今之京師各堂官入署亦有皁役喝道弁不似外官之必用紅黑帽也

用致夫人

禮不王不禘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於周公之廟而禘文王故周公之廟亦稱大廟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杜註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

與殺不薨於寢禮不應致僖公遲歷三禘行之嫌異常故書據此左氏謂禘而致哀姜毫無疑義黃東發亦云先師謂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於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因而致焉公羊以爲僖公娶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大先至脅公立爲夫人不知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僖娶于齊審矣毛西河謂其不知何據安得藉大禘時雜行其禮亦有斷制穀梁謂是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夫妾子爲君其母自應爲夫人母以子貴何必再立（毛西河亦本杜氏釋例）宋蕭楚春秋辨疑斷爲穀梁

能得其實蓋本胡氏孫氏張氏崔氏祖葉劉之說而孫莘老謂春秋之法祭祀失禮者書其祭名書曰禘於太廟非所宜禘而禘也聖人以不宜用不宜致之辭加之夫人之上則夫人不足道也春秋沒去其姓氏但書夫人以謂凡夫人者皆不可也直欲刪去三傳自爲立論頗爲武斷濬師按前此夫人氏之喪歸自齊不書姓氏此之用致夫人不書姓氏亦同一例耳杜氏云有闕文不必從則哀姜之死也書薨書夫人書小君歷歷可驗今之禘祭而致稱夫人亦猶稱夫人氏也或曰子不信穀梁是已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註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公羊以爲公娶齊女立爲夫人則書致夫人非與書致女同乎曰不然致女者送詣也焉有僖公禘廟而齊人送女之理程子有言看春秋若經不通則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余之信傳正以信經也信左氏則不必疑杜註矣惜抱老人以夫人非哀姜且云哀姜之亡久矣春秋於君之妾生曰夫人死則稱謚與姓不知夫人氏之致歸亦何嘗稱姓耶

鳥鼠同穴

東坡先生書傳西傾朱圉鳥鼠下註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不言鵌鼵共處之事詁經最爲有體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杜寶大業襍記李吉甫郡縣志均言之鑿鑿蔡沈集注以爲孔安國之說怪誕不經不足信蓋本之程氏不知程氏所云鳥鼠共爲雌雄其說甚怪而本之爾雅不敢遽言其非蔡截去本之爾雅二語遂目爲不經耳明袁仁尙書蔡傳考誤蔡謂鳥鼠爲同穴之枝山誤矣鳥鼠同穴旣是一山導山必自本而枝豈有先導枝山之理又孔氏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

鵌斥爲不經按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而鳥在外今人有入是山而親見之者宇宙之間何所不有安得以已所不見而遂疑其怪也　本朝胡渭禹貢錐指云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蓋屬辭之體詳畧各有所宜頗與東坡書傳合至謂宋儒不信鵌鼵共處之事濬師按宋傅寅禹貢說斷云余嘗詢會官隴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胡蓋未

見傅氏說斷之書也

觀音

觀世音菩薩始見於法華經觀音大士始見於禪林寶語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常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陳亡入隋及煬帝崩自廣陵過江於毘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

智慧經語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賈惠經曰與人君言則惠於國人父言則忠於子人師言則愛於衆人兄言則悌於行人臣言則忠於上人子言則孝於親人友言則信於交人婦言則忠於夫人夫言則和於室人弟言則恭於禮野人言則勸於農道士言則止於道異國人言則各守其域奴婢言則愼於事比君平語尤詳晰而筆致雅近史遷絕無道流元虛氣習

蕉軒隨錄卷九終